

中国乡土文学大系

当代卷（下卷）

刘绍棠 宋志明 主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□ 贾平凹

天 狗

井

如果要做旅行家,什么茶饭皆能下咽,什么店铺皆能睡卧,又不怕蛇,不怕狼,有冒险的勇敢,可望沿丹江往东南,走四天,去看一处不规不则的堡子,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,那趣味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。

《旅行指南》上常写:某某地“美丽富饶”。其实这是骗局,虽然动机良善可人。这一路的经验是,该词儿不能连缀在一起,美丽的地方,并不如何富饶;富饶的地方,又不见得怎么美丽。而美丽和富饶皆见之平平的,倒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真实可信的。这堡子的情形便是如此。

之所以称作堡不称作村,是因早年这一带土匪多,为避祸乱,孤零零雄踞在江边的土疙瘩上。人事沧桑,古堡围墙早就废了,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留有一碑,字迹斑驳,暮色里夕阳照着,看得清是“万夫莫开”四字。居家为二百余户,皆秦地祖籍,众宗广族却遗憾没有一个寺庙祠堂。虽然仍有一条街,商业经营乏于传统,故不逢集,一早一晚安安静静,倘有狗吠,则声巨如豹。堡子后是贯通东西的官道,现改作由省城去县城的公路,车辆有时在此停留,有时又不停留,权力完全由司机的一时兴致决定。

路北半里为虎山,无虎,石头嶙峋。石头又不是能燃烧的煤,所生梢林全砍了作炭作柴,连树根也刨出来劈了,在冬天长夜里的火塘中燃烧。生生死死枯枯荣荣的是一种黄麦管的草,窝藏野兔,飞溅蚂蚱。七月的黄昏孩子们去捕捉,狼常会支着身子坐在某一处,

样子极尽温柔,以为是狗,“哟,哟,哟”作唤狗的招呼,它就趋步而来;若立即看见那扫帚一般大的拖地长尾,喊一声“是狼”!这野兽一经识破,即撒腿逃去。

丹江依堡子南壁下哗哗地流,说来似乎荒唐,守着江,吃水却很艰难。挑水要从堡门洞处直下三百七十二个台阶,再走半里地的河滩。故一到落雨季节,家家屋檐下要摆木桶,瓷盆,叮叮当当,沉淀了清的人喝,浊的喂牛。于是这二年兴起打井,至少十丈深,多则三十丈。有井的人家辘轳吱扭扭搅动,没井的人家听着心里就空空地慌。

有井的都是富裕户。富裕的都是手艺人,或者木匠,或者石匠。本来人和人差异是不大的,所以他们说不上是聪慧,也不能说是蠢笨,一切见之平平的堡子既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经济,又没有财源茂盛通达四海的副业可做,身怀薄艺是个发家致富之道。打井,成了新兴的手艺人阶层的标志,是倒市,是显富,是一项伟大的事业。

打井的李正由此应运,数年光景,竟成就了专有的手艺,为别人的富裕劳作而带来了自己的富裕,并把式日渐口大气粗,视自己的手艺如命符。又曾几何,故作高深,弥布神秘,宣布水井三不打:不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者不打;不是黄道吉日不打;茶饭不好、工钱低贱、小瞧打井把式的不打。俨然是受命于天,降恩泽世的真人一般神圣。

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羨的,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,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,领着孩子拜师为徒,这把式,却断然拒绝。

“这饭不是什么人都可吃的!”

“孩子是笨,可下苦好。”

“这仅仅是下苦的事吗?”

把式说这话,拜师者就噤住了,再要乞求,把式就说一句“我家是有个五兴的”作结。五兴是把式的独子,现在还在上中学,那意思很明白,手艺是不外传的。

把式的女人看不惯把式这样不讲情面。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，女人则是屋里人，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，想得就周全，担心这家人缘会倒，每日用软言软语劝丈夫，也不同意五兴废了课业来“子袭父职”。劝说多了，把式就收了天狗作徒，但有言在先：只仅仅作下苦帮手，四六分钱，技术是不授的。

天狗是穷途末路之人，三十六岁，赚不来钱娶妻成家，拜人为师，自然言听计从。此角色白脸，发际高而额角饱满，平日无所事事，无人管束，就养有逮兔、钓鱼、玩蚂蚱的嗜好，天生的不该是农民的长相和德性，偏就作了万事不如人的农民。

六月初六，不翻历书也是个好日子，师徒二人往堡子东头胡家打井。头天晚上，女人就点了一支蜡烛在中堂，蜡烛燃尽，突又绣出一个小小的烛花胎柄，心里兴奋，清早送师徒出门，却又放心不下，叮咛一番，说话间，眼泪就扑簌簌流出来了。

天狗看见师娘落泪，心里就怦然作跳，默念这是一尊菩萨。三十六年来他虽是童男身子，什么事理心上却也知道，明白这女人的眼泪一半为丈夫洒的，一半却是为他。师娘待他总是认作没有成人的人、一只小狗。他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，偏也就装出一脸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。

果然师娘说：“天狗，你是‘门坎年’呢……”

没事的，天狗说他腰里系有红裤带，百事无忌。“师傅是福人，跟了他天地神鬼不撞的。”

在胡家，师徒坐在土漆过的八仙桌边，主人立即捧上茗茶，两人适意品尝，院子里的气氛就庄严起来。一位着黄袍的阴阳师，头戴纸帽，手端罗盘，双脚并着蹦跳，样子十分滑稽。天狗想笑，看师傅却一脸正经，笑声就化作痰吐出来。阴阳师定了方位，便口噙清水，噗地喷上柳叶刀刀，闭目念起“敕水咒”来。咒很长，主人在咒语的声乐里洒奠土地神位，师傅就直着身子过去，阴阳师问：“有水没？”师傅答：“有了水。”再问一句：“什么水？”再答一句：“长江水。”哐地一声，师傅的钹头在灰撒的十字线上挖出一坑。天狗寻思，堡

子就在江边，什么地方挖不出水？！心里直想笑。

以十字灰线画出直径二尺的圆圈，挖出半人深，这叫起井，不能大，不能小，圆中见手艺，由师傅完成。完成了，师傅跳上来在躺椅上平身，喝茶吸烟，天狗就下去按师傅的尺码掘进。天狗手脚长，收缩得弓弓的，握一柄小镢，活动的余地太小，成百成千次用力使镢，很不得劲，是一项窝囊的劳作。越往深去，人越失去自由，像是一只以土为丝的蚕，慢慢要将自身裹住气绝作蛹。下深到三丈五丈，世界为之黑暗，点一盏煤油灯在井壁窝里，天狗的眼睛渐渐变成猫的眼睛，瞳孔扩大，发绿的光色，后来就全凭感觉活着。

洞上的院子里，许多四邻的人来看打井。把式交识的人广，就十分忙，忙着喝茶吃烟；忙着讲地里的粮食收得够吃，要感激风调雨顺，感激现今政府的现今政策；忙着论说水井的好处，哪个木匠的井是十五丈，哪个石匠的井是二十丈，滚珠粘辘，钢丝井绳；忙着和妇女说趣话，逗一位小妇人怀里的婴儿，夸道婴儿脸白目亮，博取小妇人的欢悦。总之，有天狗这个出苦力的徒弟，师傅的工作除过起井和收井的技术活外，井台上他是有极过剩的时间和热情来放纵得意的。

天狗在井洞里作死囚的生活，耳朵失去了用处，嘴巴失去了用处；为了不使自己变得麻木，脑子里便作各种虫鸟鸣叫的幻觉来享受。虫鸟给他唱着生命的歌，欢乐的歌，天狗才不感到寂寞和孤独。企望着师傅在井口唤他，上边的却并不体谅下边的，只是在井口忙着得意的营生。师傅待天狗不苟言笑，用得苦，天狗少不得骂师傅一句“魔王”。停下来歇歇，看头顶上是一个亮的圆片，太阳强烈的时分，光在激射，乍长乍短，有一柱直垂下来，细得像一根井绳，天狗看见许多细微的东西在那“绳”里活泼泼地飞。他真想抓着这“绳”也飞上去。天狗突然遭到了一种声音，就从地穴里叫道：

“五兴，五兴！”

五兴是从县城中学回来的。学校里要举办游泳比赛。这小子浮水好，却没有游泳裤衩，赶回来向爹讨要。打井的把式却将他骂

了一顿，说要水还穿什么裤子，真是会想着法子花钱！“念不进书就回来打井挣钱！”五兴在娘面前可以逞能，单单怕爹。当下不作声，蹲在一边呜呜地哭。

天狗的声沉沉地从井洞里出来，把式就吼了一声：“尿水子再流？！”自个下井去换徒弟，又嚷道井筒子不直。

天狗从井洞里出来，像一具四脚兽，一个丑八怪，一个从地狱里提审出的黑鬼。五兴一见他的样子，眼泪挂在腮上就笑了。

“五兴，你作什么哭，你是男子汉哩！”

“我爹不给我买裤衩，要我停学回来打井。”

“你爹是说气话呢。”

“爹说啥就是啥，他说过几次了。你给我爹说说，天狗哥。”

“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叔哩！”

五兴很别扭地叫了一声“天狗叔”。

大娃头满足地笑了。一抬头看见矮墙头的葫芦架上，跳上来一只绿翼蝈蝈，鼓动着触器嘶嘶地叫。一时旧瘾复发，蹑脚过去猛地捉了，给五兴玩去。把式的儿子也是顽皮伙里的领袖，抓逗蚂蚱、蝈蝈之类的班头，当下破涕为笑，回家向娘告老子的状去了。

师傅又爬出井，天狗又换下去。后来井口上就安了轱辘吊土。土是潮潮的，有着酸臭的汗味。天黑时分拉上一筐来，里面不是土，是天狗坐在筐里。一出来就闭了眼睛，大口吸着空气，赤赤的前胸陷进一个大坑，肋条历历可数。

一口井打过三天，师傅照样多在井上，而徒弟多在井下。师傅照样是忙，多了一层骂老婆和骂儿子的话。骂到难听处，胡家的媳妇说：“让儿子念书到底是正事，韩玄子家两个儿子都写一笔好字，在县上千国家事哩。”把式说：“念书也和这打井一样，好事是好事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即使书念成了，有了国家事干，那三个月的工资倒没一个井钱多哩。”胡家媳妇说：“那是长远事呀！”把式再说：“有了手艺，还不是一辈子吃喝？！”说完就嘿嘿地笑，奚落那媳妇看不清当今社会的形势和堡子的实际。

胡家的媳妇以和为贵，也不去论曲直是非，收拾好了井台，打出一桶清亮亮的水喝了半瓢，把一百二十元的工钱就交给了李正。回转身看天狗，天狗却早走了。天狗听说五兴还没到学校去，就惦记着家里那几笼红脊背的蝈蝈，要拿给五兴显夸。

天狗的家门朝西，晚霞正照射到墙檐上。编织得玲珑精巧的六个蝈蝈笼——四个是竹篾的，两个是麦秆的——一起在黄昏的烦嚣里嘶鸣。天狗喜欢这类小生命，也精于饲养，没学打井之前，他干完地里活就在家闲得无事，口也寡淡，耳也寡淡，这蝈蝈之声就启示着他自得其乐的独身生活观念。如今打井归来，舒展展地在炕上伸一个硬挺，听一曲自然界的生命之音，便深感到很受活。这实在有诗的味道，可惜天狗文化太浅，并不知道诗为世间何物。

不用找，五兴倒寻上门了。这小子学习上不长进，玩起来倒会折腾，看见六个笼里的蝈蝈唱六部散曲，心热眼馋，忘记了自己的烦恼，竟把所有的蝈蝈集中到一个竹笼里，欣赏动物界的联合演出，果然就热闹非凡，声响比先前大了几倍。

“天狗叔，”徒弟的徒弟说，“这么多蝈蝈，你能说清哪一只是母的吗？”

天狗说：“能的。”

“是哪一只？”

“你去取个镜子放在那里，跳上镜面的就是母的，其余的就是公的。”

五兴乐得直叫。这时节，就听得堡子的南头有人喊“五兴”，五兴才记想起要执行的任务，说：“天狗叔，我娘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。”天狗说：“你个耍嘴的猴精，你娘哪里是在喊我？”五兴就急了，发咒说：“谁哄你叫上不成学！”天狗就换了衣服厮跟着去了。

到了师傅的门口，那女人果然一见儿子就骂：“牛吃草让羊去撵，羊也就不回来了？！”

天狗说：“五兴就迷我那蝈蝈。”

女人拿指头点天狗的圆额角，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才活大呀，三十

六的人了，跟娃娃伙玩那个！”

天狗在这女人面前，体会最深的是“骂是爱”三个字。自拜师在这家门下，关系一熟，就放肆，但这种放肆全在心上，表现出来却是温顺得如只猫儿，用手一扑索就四蹄儿卧倒。也似乎甘愿做她的孩子，有几分撒娇和腼腆，其实他比这菩萨仅仅少三岁。当下心里说：“你怎么不给我物色一个呢，有了女人我就长大了。”

饭桌上，师傅吃得狼吞虎咽。这把式是硬汉子，在妻子、徒弟面前自尊自大；一边剥脱了上衣很响地嚼着菜，一边将桌上的两沓钱，一沓推给天狗，一沓推给女人，说：“给，把这收下！”口气漫不经心，眉眼里却充满了了不起的神气。女人就把钱捏在手里。五兴给娘说：“娘，这么多钱，给我买个游泳裤吧。”做老子的就瞪了眼：“算了算了，指望你还能成龙变凤，你瞧瞧，天狗跟我三天，四十八元钱也就到手了。”女人叹了一口气，给儿子拨了一些菜，打发到院里去吃。

天狗觉得没了意思，饭也吃着不香，虚汗湿了满脸。女人让天狗把衫子脱了，天狗不肯，女人就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是捂蛆呀？”硬要他脱下不可。

做丈夫的生了气，说：“你这人才怪！不脱就不热吗，哪儿有你这样的人！”说罢也不看天狗。

女人尴尬，天狗更尴尬，三个人默默吃了一阵。女人直担心天狗要放下碗，就把菜往天狗的碗里拨，天狗忙起身说吃好了，和师傅说话。

“师傅，堡子南头来顺家的井几时去打呀？”

“人家没口信。”

“我夜里去问问。”

“罢了，他找上门再说。你回去，到时我来叫你。”

天狗起身走了，女人送到院门口，说：“早早歇着。”天狗说“嗯”。女人又说：“没事了，就过来坐。”天狗还是“嗯”。走出很远回头一看，女人还站在门口。

天狗回到家里，夜里没有睡稳。无论如何，他是很感激这一家人的。师傅给了他赚钱的出路，师傅的女人又给了他体贴。对于一个健全的男人，天狗不免常会想着世上女人的好处，但一切皆飘渺，是怎么个好，好到如何程度，他缺少活生生的感受。到了现在，天狗急切需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了，虽然他已经过了生理最容易冲动的饥饿年龄。

人一旦被精神所驱使，就忘却饥饿，忘却寒暑，忘却疲劳和瞌睡。这时的天狗就达到了这种境界。他的心、脑、血液和四肢都不肯安静，就从屋里走出来，提了他的蝓蝓笼子，走到街上，要作一种是悠闲也是无聊的夜游。

街上站着许多人，清一色的妇女。妇女是这个堡子最辛劳的人，往往在服侍了男人和孩子睡眠之后，她们还要纺织浆洗，收拾柴火，或者去江边挑水。但现在好多人家有了水井，用不着再去挑水。这些妇女手里又没有什么活计，却都拿了擀面杖往堡下的江边去。天狗猛地明醒了什么，拉住一个妇女问道：“要月蚀了吗？”

回答是肯定的：“可不，天狗要吞了月亮！”

“天狗吞月”，这在当今城镇里的人眼里，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，这堡子里的人也多少知晓。但是，传统的民间活动，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。这一现象并未失去神秘的色彩，从上古的时候起，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，出门在外的人就会遭到不吉。于是妇女们就要在月亮快被吞掉之时，以擀面杖去江水里搅动，唱一种歌子，一直到月亮的复出。如今堡子的男人已不再为躲愤而背井离乡，也不再逃匪乱远走高飞，但手艺人皆纷纷出去挣钱，家里的女人照例很注重这一天晚上的活动。

天狗看见了几乎所有手艺人女人。

“师娘也在这群人中间吗？”天狗想着，看着妇女们走下堡子门洞，三百七十二个台阶上人影憧憧，天狗分辨不出。

门洞上的墙垣废了，荒草里有一块长条青石上，天狗坐下。三

十六年前，堡子里一个男人出外逃丁，九月十二日夜正逢着今夜一样的月蚀，堡子里的活寡女人都去江边祈祷，那逃丁去了的妻子才到江边，肚子就剧疼，在沙滩上生下一个婴儿。这婴儿，就是现在的天狗。爹娘死后，差不多已经有了好多次月蚀出现，天狗每每看着女人们的举动，只觉得好笑。今夜里，手艺人的女人们又去江边祈祷，保佑丈夫吉祥，已经作了打井徒弟的天狗，陡然间一种伤感袭上心头。

他死眼儿看着月亮。

月亮还是满满圆圆。月亮是天上的玉盘，是夜的眼，是一张丰盈多情的女人的脸。天狗突然想起了他心中的那个菩萨。

江边倏忽响起了一种歌声。歌声是低沉的，不易听清每一句的词儿，却音律美妙。天狗觉得这歌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从水皮子上走过来的，心中好笑的念头消失去，充满了神圣的庄严的庙堂气氛。月亮开始慢慢地蚀亏，然后天地间光亮暗淡，以致完全坠入黑暗的深渊，唯有古老的乞月的歌声，和着江水缓缓地流。

天狗默默地坐在石条上，闭住了呼吸；笼子里的蝥蛸也停止了清音。

一个人，站在了门洞下的石阶上，因为月亮的消失，她看不清走到江边的路；天狗也认不清失了路途的人的面目。这人在轻轻地唱着：

天上的月儿当面锣哟，
月亮窝里坐了个女嫦娥，
只有你看得分清世上路哟，
没你掉进了老鸦窝，

天狗瞎家伙哟。

声调是那么柔润，从天狗的心上电一般酥酥通过。当她第二遍唱到“没你掉进了老鸦窝”，夜空里果然再不黑得浓重，明明亮亮的

月亮又露出了一角，那人就轻轻地笑了一下。

“师娘！”天狗看清了这女人，颤颤地叫了一声。女人似乎也吃了一惊，抬头看见了天狗，说：“天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来看你乞月的。”天狗也学会了说巧话，说过倒慌了，补一句，“师娘，你唱得中听哩！”女人骂道：“天狗，你别说傻话！”

天狗看见这女人有些愠怒，而且还要再往江边去，就说：“师娘，月亮已经出来了，你还去吗？”女人迟钝地站住了。

江边的歌声渐渐大起来，台阶上的女人又和着那歌声反复唱，天狗一时便觉得女人很美。今夜心里太受活，见了师娘越发不能自控，竟使起小小的聪明，认为这些女人万不该到江边水里去乞月看月出，手艺人家里都打了新井的，井水里看月复出，那不是更有意思吗？也就接口唱道：

天上的月儿一面锣哟，

锣里坐了个女嫦娥，

天狗不是瞎家伙哟，

井里他把月藏着，

井有多深你问我哟。

台阶上的那个就不唱了，说：“天狗，天狗，你要烂舌头的！”石条上的说：“师娘，我也需要一个月亮呢。”下边的那个就走上來，站在石条边：“天狗，你可不敢胡唱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你没有月亮我知道，我就是来给你师傅求的，也是给你求的。”天狗说：“师娘说的可是真话？”女人说：“说假话，让天狗把我也吞了！”说天上的天狗却与地上的天狗名字同了，女人就觉得失口，不自在地说：“我都急糊涂了！”

天狗却被冲动得完全忘却了在这女人面前的腼腆，又唱道：

天上的月儿一面锣哟，

锣里坐了个女嫦娥，
天狗心昏才吞月哟，
心照明了好受活，
天狗他没罪过哟。

“天狗，你是疯了？”

“师娘说天狗疯了，天狗就疯了！”

女人立时正经起来，不理天狗，天狗就软了，恢复了驯服腼腆的样子。女人见天狗老实了，就把一些重要事托咐给他。

“天狗，你师傅近日有些异样了。”

“怎么个异样？为甚事吗？”

“他心重得很。先前没钱，钱支配着他，现在有钱了，钱还是支配着他。夜里回家常唠叨，挣上九十九，还要想法儿借一个，凑个整数，就嚷道不让五兴念书……你是他徒弟，你也好好劝说劝说你师傅。”

“五兴的游泳裤还没买吗？他已经几天没去学校了。”

“没有。五兴刚才睡时还在哭，你师傅又骂了他一顿。”

“我给师傅说说。”

“你快回去歇着吧，打了几天井，也不乏？月亮已经圆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女人说罢，悄没声地走了，她汇在了江边乞月归来的妇人群里，不可辨认了。街道上一阵人声嘈乱后，堡子里又沉沉静静。天狗并没有听从师娘的话，他不回去，守着那天上的月亮，慢慢地，在长条石上睡着了。

菩萨脸一样的月亮照着。笼子里的蝥蝥得了夜的潮润，鸣叫清音，天狗没有听到。

黄 麦 管

“五兴，五兴！”

天狗一上到堡子门洞,就看见五兴在前面街道上走,走得懒懒的;叫一声,这孩子瞄见是天狗,竟不作答,转身钻到小巷去再不出来。天狗觉得奇怪,偏是个好事的鬼头,追进巷里,五兴面壁而站,拿指甲划墙。

“五兴,犯什么病,叔叫你也不理!”天狗拿手去扳五兴的头,五兴却把天狗的手推开,说:“天狗叔,你不要叫我,叫我我就要哭哩!”天狗就笑了:“你这没出息的男子汉,还是为你爹不给买游泳裤生气吗?你瞧瞧,叔拿的什么?”天狗手里亮的是一件艳红的游泳裤。

五兴却并不显得激动,抬脚就走,天狗一把扯住,知道一定有了什么事故,连声追问,五兴说:“这裤衩用不着了,我爹让我打井哩。”

天狗听了,就给五兴道着不是,怨怪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师娘的重托,这井把式就专横独断了。“五兴,我给师傅说去,我和他打井能忙得过来,用不着叫你回来!”

五兴说:“我爹不会见你。”

天狗说:“这你甭管,师傅在家吗?”

五兴说:“爹不让我说给你。”

五兴虽小,却有他娘的德性,看着天狗,眼泪就流下来,天狗骂他“流尿水儿”。这孩子却说:“天狗叔,你以后还让我去你家玩蛐蛐吗?”天狗点了点头,取笑这小东西尽说多余话,五兴却走出巷再喊也不回头了。

天狗一脸疑惑,来到师傅的家门口,菩萨女人脸色有些浮肿,出来招呼他,当下心里着实慌了。说起五兴的事,女人长长出了一口气,一脸苦相。

“师傅呢,他怎么真的就不让五兴念书了?”

“他在来顺家打井,一早就走了。”

“师傅不是说要等来顺家请吗?”

“.....”

“怎么没给我吭一声?”

女人看着天狗,说:“天狗,你一点还不知道?”

“出了什么事?”

“他现在不是你的师傅了。他说他好不容易学了打井这手艺,不愿意让外人和他在一个碗里扒饭,要挣囫圇钱,就让五兴替了你……”

“这是真的?”

女人说:“……昨日一早到今天,我就盼着你来,又害怕你来……”

天狗站在那里没有说话,他的眼睛避开了女人的脸,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上,发现在太阳光的照射下,落在地上的烟缕竟红得像蚯蚓的血。

矮墙那边的邻家院子,媳妇在井上吊水,辘轳把儿发出吱扭扭的呻吟。

“你把那裤子退了吧,天狗,你也再不要来见他,你墙高的大人,有志气,也不是离了他就没得吃喝的……”

天狗看着女人的痛苦,反倒不感到自己受了什么沉重的打击,越发懂得了这女人的好心肠,就沉沉静静地对女人笑笑,说:“师娘,这没啥,师傅这么做,我想得开,我不恨他。他毕竟还领了我一年时间。现在我要离开他了,只是担心让五兴停学打井,这终不是妥事。五兴还小,总恋着这裤子,就留给他,我还是要常常来这边呢。”

女人很感激地送天狗出来,过门坎的时候,掉了几滴眼泪。槐树上的一只鹌鹑在叫,女人说:“天狗,这鸟儿叫得真晦气,你将它撵了去。”天狗最后一次听师娘的吩咐,一石子将鹌鹑打飞了。鹌鹑飞在他头上的时候,撒下一粒屎来,落在他的肩上。女人一边替他拍去,一边说:“你再找找别的什么事干干,男子汉要有志气,要发狠地挣钱,几时有了钱物色了女的了,过来给我说一句,我给你料理。”

天狗苦笑笑就走了，但他并没有回去，却极快地走过了街道，他害怕街道上的人看出他的异样，信步出了堡子，一直上了后山，睡倒在密密的黄麦管草丛里。天狗长久地不动，想心思。

山梁上有割草的人，拉长着声调在唱花鼓：

出门一把锁喂，
进门一把火喂，
单身汉子我好不下作喂。

床上摸一摸嘞，
摸出个老鼠窝嘞，
单身汉子我好不下作嘞。

锅洞里捅一捅哟，
捅出个大长虫哟，
单身汉子我有谁心疼哟。

天狗想，这单身汉子真恹惶，我天狗离了师傅，没有了惦记我牵我的师娘，先前也是胡胡涂涂过了，好容易得到了一点女人的惜怜，又从此失去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

山坡上起了风，风在草丛里旋转，天狗被黄麦管埋着。草看来并不纷乱，根根纵横却来路清楚，像织就的一张网，网朝下是套住了他天狗，网朝上又套住了天。黄麦管在风里全部倒伏之后，天狗就显现出来。他又在作想：“钱真是个坏东西，没它的时候，它让人狼狈不堪；有了它，它又这么无情地害人。”想着，心里闷闷的，天狗不是有愁睡不着的人，恰巧相反，越愁闷越瞌睡，竟睡着了。

远处的天边有了沉沉的雷声。

但雨并没有落下来，天狗一觉醒来，听见了一片快乐的清音。原来，他的腿上、胳膊上、整个胸膛上，爬满了绿翼红肚的蝈蝈。蝈

蝥是不生分他的，顺手捉了几只，装在口袋里。天狗静静立了一会，突然获得了一种豁达的心境，就自己给自己那么笑笑，完全又是一个往日的天狗了。

在天狗的屋子里，天狗是不缺吃的，也不缺喝的，他只是缺钱没能娶个女人。天狗虽然没读过小说，但小说作者编造的那些故事，也有些能在天狗的生活里发生。比如，当他在蚊帐里躺着，喷出一口烟去，蚊帐顶上的蚊子在烟里翻动，天狗也会把蚊子看作仙鹤，消受那翩翩飞翔的乐趣。这时候，他就想起许多事，甚至骂过师傅，虽然师傅已不是他的师傅，但天狗惦念的却是师娘。故隔三隔四，天狗仍要去那个家的。

天狗有一件宝贝越来越不能离身，这就是蝥蝥笼子。每每一到这家门口，就戳弄得蝥蝥嘶嘶地叫，喊“五兴，五兴”。喊的是“五兴”，跑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。

“天狗，又是什么好蝥蝥？”

“师娘又忙甚事了？”

师娘说：“天狗，玩蝥蝥可不是大人的事，你不会干点儿别的赚钱营生吗？”

天狗又总是腼腆地笑笑，心里却说：“蝥蝥不是大人玩的，有做了孩子娘的却爱看嘛！”

“师娘，你要我干什么营生呢？”

“你是男人，你倒问我？！你攒不下钱，就是攒下了，这么浪荡上了心，看哪个女的嫁你，女人最小瞧浪子呢！”

这话说得正经八板，天狗就不言语了。

天狗十天里再没到师傅家来。他睡在自家的土炕上，百无聊赖，唱堡子里流传了几代的一首情歌：

庭当门上一树椒吔，
繁得股股儿弯了腰，
我去摘花椒。

长棍短棍打不到地，
脱了草鞋上树摇，
刺把脚扎了。

叫声姐儿来把刺挑地，
狠心的拿来锥子刨，
实实痛死了。

这歌子不能说是给师娘唱的，但也不能说不是给师娘唱的，反正天狗下了决心，要正经地干一样营生。他去拜木匠为师，木匠拒绝了；去拜泥瓦匠，泥瓦匠也不收他。匠人们有自己的儿子和女婿。在现今的农村，他们要保护和巩固他们自家长久得以富裕的手艺。于是，天狗索性带了全部积存，上省城去了。

在堡子里，天狗是能人，能说能道能玩；到城里，天狗则不行。街道宽宽的，天狗却贴墙根走，街上谁也不认识他，他也眼睛羞羞的不敢看别人。师娘老说他是白脸子，在这里，天狗的脸就算不得白了。在城里人的眼光里，天狗是个十足的“家娃”。

当然，这一切袭来的惊恐和羞耻，主要来自他天狗自身。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来到这个地方，首要的是自己得战胜自己。天狗可不是一名哲人，这种思考却大有哲学意味。

“城里的女人都是仙人。”天狗夜里睡在旅馆，脑子里充满了白天的见闻。“师娘才是一个女人。”这鬼念头一占据头脑，天狗就有天狗的逻辑。“仙人是在天上的，供人敬的拜的，女人才是地上的，是水，是空气，是五谷粮食。”天狗需要的是师娘这样的女人。

那一张菩萨脸是他心上的月亮，他走到哪里，月亮就一直照着他。第三天里，他看见许多人都在一家商店抢购一种衬衣，衬衣极其便宜，他便想到若买一批回去，一件加二元钱，堡子里的人也会一抢而空。天狗凭着山里人的力气，挤到了柜台前，但掏钱的时候，才发现钱被人偷去了。